



Focus 聚焦

12

成都日报

锦观



2023年12月8日
星期五

三十未立

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

入赘许家前，李白去了一趟距安陆不远的襄阳。与襄阳城一江之隔的汉水东岸，有一片连绵的低山，望之蔚然而深秀。李白时代，山中住着一个著名隐者，即田园诗人孟浩然。

其时，比李白年长十二岁的孟浩然已是成名大诗人，作品风靡天下，骄傲如李白，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敬仰，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”。查《李白全集》可知，他一共为孟浩然写了五首诗。孟浩然集中却找不到回赠李白的。不过这并不妨碍孟浩然在李白心中的崇高地位。因为，隐逸的孟浩然其实代表了李白人生目标的另一半：一半是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；一半是功成身退，弄舟江湖。孟浩然，正是后一半的代表。

见过孟浩然后，李白回到安陆与许氏成婚。这一年，李白27岁了，算是标准的晚婚青年。

李白对许氏的颜值很满意。他带着新婚妻子到安陆南边的应城泡温泉，称赞许氏“气浮兰芳满，色涨桃花然”。但新婚燕尔的李白似乎并不快活，主要原因是许氏的堂兄对他充满敌意，不断诋毁他。李白只好说服许氏，从城中的许氏大宅搬到白兆山。

李白希望借助许家人脉进入仕途的梦想，最终看来，也只是梦想罢了。按李白后来的自述，首任安州都督马公很欣赏他，但这自述有夸大嫌疑——马公原本有权向朝廷推荐李白，却没有这样做。李白说，马公的手下长史李京之曾听到过马公对自己的称道，但李京之对李白却没什么好感。有一晚李白与友人喝醉了酒，午夜回家路上看到李长史的车驾，冒失地冲上去想打个招呼，马受了惊，差点把李长史丢翻在地。李白的行为不仅冲撞长官，且违反宵禁。由于许家的声望，他没有受皮肉之苦，却不得不写了一篇低三下四的书信向李长史认罪——这就是收录在李白全集中的《上安州李长史书》。

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李白不畏权贵，狂放不羁，用杜甫的说法是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但读他给李长史的信，这种印象将被颠覆，你甚至会怀疑，这些诚惶诚恐的文字，真出自李白之手吗？他在信中自贬妄人，“南徙莫从，北游失路”，如对方原谅他的“愚蒙”“免以训责”，他将不惜性命回报，以此“谢君侯之德”。

此事不久，李长史调离，裴长史来了。李白赶紧又给裴长史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向朝廷举荐自己。信中，李白自我表扬了一番后，对裴长史进行全方位不留死角的吹捧。但即便从李白带有褒义的描写来看，裴长史也非善类：“月费千金，日宴群客。出跃骏马，入罗红颜”——差不多就是一个天天狂喝滥饮、左拥右抱的酒色之徒。李白还写了民谣把吹捧进一步深化：“宾朋何喧喧，日夜裴公门。愿得裴公一言，不须驱马将华轩”——颇像他后来吹捧韩朝宗时写的另一句民谣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李白想用这种方式自己的人生带来转机，转机却没到来。裴长史毫无反应。

李白留下的作品中，有一篇不到150字的散文，最能体现他的人生态度。那就是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：

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花之芳园，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，皆为惠连；吾人咏歌，独惭康乐。幽赏未已，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，飞羽觞而醉月。不有佳咏，何伸雅怀。如诗不成，罚依金谷酒数。



明代仇英《春夜宴桃李园图》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

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，在桃李芬芳的园里饮酒赋诗，兴尽悲来，叫人想起人生的短暂和世界的偶然，最后，只有劝君更尽一杯酒。

这座美丽的桃李园就在安陆，这里见证了他的快乐和忧愁。李白快到而立之年了，功业未建，只能写些不能安邦济世的诗文。这于从小就渴望出将入相的李白而言，桃李花开的春夜未必尽是欢乐。或者说，欢乐的尽头是莫名的忧郁。

在安陆这个小地方看不到希望，只有去首都长安了，就像在给裴长史的信中说的那样：“西入秦海，一观国风。”

本版撰文 聂作平 图片 据新华社 余力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



音乐剧《将进酒》剧照。李白青年时期内心经历的彷徨与挣扎在其诗文中都有佐证

重走唐诗里的人生路

李白篇 ②

李白的轻舟在大唐开元十三年(725年)春天驶出了故乡，东去的浪花顶托起那叶小小的木船，江流浩荡。眼前的景象令第一次出远门的李白心旷神怡。24岁的他，内心深处或许天真地认为，从此，人生之路也将顺水行舟一样写意而美好……

李白出川后经停的第一站是江陵(今湖北荆州)。在江陵，李白认识了道教大师司马承祯。司马承祯对李白很有好感，称他“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。李白还年轻，没有任何名气，除了梦想和才华，一无所有。好比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表扬往往会改变他的人生一样，司马的表扬也令李白激动。为此，他写下了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，把自己比喻为大鹏，把司马比喻为稀有鸟。那只李白想象中“一鼓一舞，烟朦沙昏。五岳为之震荡，百川为之崩奔”的大鹏，从此成为李白坚定不移的精神自况——终其一生，他是如此渴望像大鹏那样搏击云天，扶摇万里。



桨声灯影夜秦淮。第一次到金陵时李白还年轻，不缺钱也不乏豪情酒兴

进入婚姻

问余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

南京之后是扬州，然后深入剡中。镜湖、若耶溪、王右军故宅，到处都留下了他的履痕。

726年晚秋，李白从剡中回到扬州，兴尽悲来，陷入了此前很少有过的忧伤——年轻的他，因家境殷实，带着大笔盘缠，甚至还带有一个书童随行服侍，然后一路上纵情挥霍，“曩昔东游维扬，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余万”。除了自己消费，还仗义疏财：“有落魄公子，悉皆济之。”

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雪上加霜的是，钱花得差不多时，人也病了。窘迫中，他突然怀念他的老师赵蕤。

最终，帮李白的是一个叫孟荣的朋友。孟荣系江都县丞，李白尊称他孟少府。孟少府给了李白一笔钱，并请医生为他诊治。病中，豪放的李白变得敏感，那个深秋的夜晚，他写下了那首广为传诵的《静夜思》：
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
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

孟少府还为李白指明了另一条更长远的路：给他介绍了一门婚事。他觉得，26岁的李白应该结束漫游成家立业了。

李白听从了孟少府的建议，于727年春天离开扬州。他的客船溯江而上，去往一个叫安陆的小地方。

十多年前，围绕谁才是名副其实的李白故里，江油和安陆有过一次影响甚大的争论。当年工商部门却判定：安陆使用李白故里不侵权。之后不久，甘肃又提出李白故里在天水——加上吉尔吉斯斯坦，李白故里一下子有了4个！

如同江油一样，安陆也是一座小城。历史上，安陆忽而称安州，忽而称安陆，忽而为州治，忽而为郡治——不论哪一种，其行政级别都比今天的县级市要高。并且，唐末时安陆处于繁忙的交通线上，“北控三关，南通江汉，居襄、樊之左腋，为黄、鄂之上游。水陆流通，山川环峙”。

南徙莫从，北游失路

青年李白的漫游与求索

为宗。”意思是说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四水，数长江最长；洞庭、鄱阳、太湖、巢湖、洪泽五大淡水湖，以洞庭为首。这不仅是就洞庭湖当时面积最大而言，也与洞庭湖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。这片浩荡的湖水和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韩愈、李商隐、孟浩然、范仲淹等光辉的名字连在一起。

李白漫游的脚步数次抵达洞庭湖，他的目光几度注视八百里洞庭浩渺的烟波。第一次是他出蜀后的壮游。在荆楚期间，他遇到了同样来自蜀中的友人吴指南，两人结伴同游潇湘。愉快的旅程很快因吴指南的暴死戛然而止。李白第一次感觉到生死如影随形。擦干眼泪，他把吴指南暂葬于湖边，尔后东下。三年后，李白再次前往洞庭湖，把吴指南安葬在武昌附近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当李白不再年轻，他龙钟的脚步还将重合青春的脚步。那是他被流放夜郎遇赦后，他还会来到洞庭湖边，登临那座古老的楼。

登黄鹤楼

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

初次漫游的青年李白由江陵来到江夏(武昌)，耸立于长江之滨的黄鹤楼，自然不会忽略。

李白登临的黄鹤楼自然不是如今的样子，甚至不在如今的位置，而是更靠近长江——20世纪修建大桥，黄鹤楼楼址作了移动。这座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名楼命运多舛，多次被毁，又多次重建。1884年，黄鹤楼毁于大火，此后一百余年，黄鹤楼只是一个令人追思的遗址。我们现在见到的黄鹤楼重建于1985年。三楼一座大厅的墙上绘有众多登临黄鹤楼的名人，李白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位。

登临送目，必然有诗。李白读了壁上所题的崔颢的七律后，竟然没动笔，感叹说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这个故事说明两点，其一，崔颢的诗的确好，至少这首黄鹤楼，令诗仙也扼腕称赞；其二，后人认为李白一生自负，几乎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，以他对崔颢作品的表现观之，并非如此。

古人云：“四渎长江为长，五湖洞庭

登岳阳楼

杜甫的沉郁，李白的高蹈

时至今日，几度兴废的岳阳楼依旧屹立于洞庭湖边。登楼远眺，眼前还是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描绘过的景象：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崖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”

当李白初次登楼时，那种带着惊讶的喜悦在他诗里触手可及。那时他还年轻，年轻得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，年轻得有些目中无人。然而，命运始终是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对手，它最擅长的就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

多年以后，当年的翩翩少年须发如雪，洞庭湖仍旧水光接天。在与时间的比赛中，除了大自然，没有人能获胜。李白如此，我们亦然。

大历三年(公元768年)，李白去世六年，杜甫也是风烛残年，他登上了李白数次登临的岳阳楼，写下了那首沉郁悲

凉的五律。与杜甫不同，李白晚年的岳阳楼是这样的：

划却君山好，平铺湘水流。
巴陵无限酒，醉杀洞庭秋。

君山是洞庭湖无数岛屿中最知名的一个，从岳阳楼望过去，它像是在水天交接处浮动，极为引人入胜。然而在李白看来，举目风景的君山还是不要为好——把它划掉的话，湘水就畅行无阻地平铺远流了；整个洞庭湖倘若用来盛酒，足以醉杀无边无际的秋天。

奇特的想象不减当年。虽然遭遇了种种苦难与不测，李白依然葆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心。与杜甫的沉郁悲壮相比，李白把人生的苦难统统过滤，他让我们只看到自然的瑰丽与想象的高远。

登凤凰台

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

暂别了吴指南后，李白独自上路。李白此次壮游有一个大致的目的地，那就是剡中。当他从湖北境内又一次出发时，他在诗里写道：“此行不为鲈鱼鲙，自爱名山入剡中。”

剡中是哪里呢？即历史上的剡县，也就是今天浙江嵊州及周边地区。这一带山海相接，景色清幽，尤其自魏晋以来，高人逸士多汇于此。李白一生最敬佩的先辈诗人谢灵运，其家族就在这里有大片庄园。

李白并不是直奔目的地而去的。他顺江东下，一路走走停停。首先，来到庐山，在感叹了庐山瀑布乃银河落九天后，他来到金陵，即今天的南京。

一生中，李白多次前往金陵，也多次凭吊不同的江山遗迹。第一次到金陵时，李白还年轻，有的是时光，有的是金钱，也有的是豪情和酒兴：

风吹柳花满店香，吴姬压酒唤客尝。
金陵子弟来相送，欲行不行各尽觞。
请君试问东流水，别意与之谁短长。

流放夜郎遇赦，已到晚年的李白又一次来到金陵，他登上了一座著名的古台，即因他的诗篇而名扬至今的凤凰台。凤凰台的得名，据说是南朝刘宋时

期，有三只凤凰飞临城西的小山。为了纪念这一祥瑞，人们修建了一座高台，称为凤凰台。凤凰台所在的小山，称为凤凰山——今天南京南部的百家湖边，有一座圆形高台，上面竖着三只巨大的红色凤凰雕塑，人们把它称为凤凰台。但它并非李白所游的凤凰台。李白笔下的凤凰台遗址在夫子庙西侧的秦淮河畔——更具体的位置，有人说在一所校园内。那年，李白登罢凤凰台，留下了七律：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
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
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浮云蔽日，长安不见，人生的种种不得意让豁达的诗仙也未免愁闷滋长。当他历尽沧桑，脚步遍及大半个中国却一无所获时，他终于生出了三十余年如一梦、此身虽在堪惊的恍惚。